

■ 新作聚焦

吉狄马加长诗《应许之地》：

温柔的吟唱者骑上空气之马

□ 高兴

过去、现在、未来相互交织

美国批评家西·台·露易斯曾敏锐地指出：“对今天的艺术家来说，要想完全生活在现时代里，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现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假如我们需要信仰，或者需要一种历史观点，我们就不得不转向过去，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运用我们的想象力，以便生活在未来之中。”

在仔细研读之后，我们会发现，诗人吉狄马加在其全部的诗歌创作中，尤其是在最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长诗《应许之地》中，就常常既转向过去，又在相当程度上运用想象力，将目光投向未来。但由于语境的不同，诗人更进了一步，从一开始就对所谓的“应许之地”或“未来之地”表现出足够的清醒和警觉：“你看，那里是应许之地！/当然不是上帝许诺给犹太人的礼物，/那里没有流淌着白色的牛奶。/这或许就是一块未来之地，/并非另一个乌托邦，而是现代性/在传统的笛子与球体之间/构筑的玻璃和模制品的世界。/那里星星与头的距离没有改变，/但它与我们的灵魂却若即若离，/噢！时间，你改变并终结了/我们通往永恒之路的第七种方式。”长诗的这一开端开门见山，既重新定义了“应许之地”，又为整首长诗确定了基调：深沉地反思，而非盲目地抒情。

众所周知，完整意义上的时间由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维度构成。既然谈到未来，必然要结合现在，自然也绕不开过去，孤立的悬空的未来并不存在。诗人特别清楚这一时间逻辑，并将这一逻辑转化成了写作策略。可以说，现在时、过去时和未来时组成了长诗《应许之地》的三种基本时态。这三种基本时态相互交织、相互包蕴，自如转换、来回跳跃，既为诗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书写和想象空间，也为文本设定了更为丰富的节奏和结构层次。诗人显然有意识地将过去和现在糅合在一起，还常常将过去隐藏在现在之中。过去因此成为最主要也最重要的时态，成为诗人的永恒的时态。我们在这首长诗中看到的诗人最显著的姿态是：背依过去，面对现在，想象未来。对于过去而言，现在起到对照和反衬作用；而对于现在而言，过去又有着弥合和修复功能。诗中隐含着两种未来：一种充满“现代性”，但也带来某种无可奈何和个性消弭；另一种诗人梦想的未来仅仅是某种一厢情愿和自我抚慰，或者说某种难以抵达但我们又有必要将之当作内心召唤的境地。

显然，诗人追忆过去时，满怀着怀念和深情，是温柔的吟唱者；而预想未来时则流露出质疑和困惑，是冷峻的反思者。温柔的吟唱和冷峻的反思恰好构成一种张力、一种节奏和一种平衡，同时在长诗中发挥着结构性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冷峻的反思，于诗人，也是温柔的吟唱的另一形式，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达的最极致的温柔。

温柔，这是种关涉灵魂的情感，也是写作者极为要紧的内在动力。波兰诺奖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说，她相信万事万物皆有灵魂，万事万物皆为存在。而灵魂，在她看来，就是“这世上最伟大最温柔的讲述者”。她写作，是因为她要用灵魂去探索各种各样的存在；她写作，是因为她也要做一个温柔的讲述者。托卡尔丘克关于温柔的定义：“温柔是人格化、共情以及不断发现相似之处的艺术。”“温柔是自发的、无私的，远远超出共情的同理心。它是有意识的，尽管也许是有点忧郁的对命运的分享。温柔是对另一个存在的深切关注，关注它的脆弱、独特和对痛苦及时间的无所抵抗。温柔能捕捉到我们之间的纽带、相似性和同一性。这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下，世界是鲜活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联、合作且彼此依存。”托卡尔丘克最后得出结论：“文学正是建立在对自我之外每个他者的温柔与共情之上。”

■ 评论

继《迷城》聚焦于南方县城的地方性书写，马笑泉近期将写作笔触开拓至省城的社区生活空间，向人们捧出一部专门展现当代城市社区生活群像的长篇小说《日日新》。小说前半部分围绕住在同一楼层的周建成一家与阮中华一家三代人的日常生活事件展开叙事，散点式地展开“枣核”违规停车及追究、2103业主身份“追踪”、养狗拴绳之纠纷等事件的叙述，展现了社区生活空间的全景画像。到小说后半部，叙事的精神主线更为凸显，展示了在聂爱红的张罗与推进下，周建成成为业委会主任，逐渐以“主人翁”意识迈向社区生活舞台中央的过程。小说在文化传统、乡土文明、城市现代化三角关联的语境中，描摹当代社区生活空间的精神动态，探讨当代新型城市社区与治理的实现之途。

一是社区个体交往中精神磨合的深入。社区是一个生活共同体。社区生活的营建不仅在于地域的界限和组织的构架，也需要心理情感上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照，构成富有情氛围的生活有机体。小说对社区生活的摹绘以家庭为基本单元，从内到外进行细部渲染。从周家内部来看，老壮孙三代总体上可谓其乐融融，老辈梁春花对孙辈阳光的呵护无微不至，夫妻周建成与刘冰感情如胶似漆，比如小说一处写到梁春花出门给邻居孟清送礼把家门反锁，结果回到家门口时因开不了门导致阳光哭泣，梁春花在门外慌忙地竭力讲故事哄阳成，之后刘冰因为此事埋怨婆婆受气，丈夫周建成又贴心地以“老天爷作证，我从来只有冰冰一个”之言让妻子消怒。小说对于社区家庭内部有很多诸如此类富于真实感的细部深描，用生活化的语言表现人与人之间冲突与温情，展现生活的“温度”，读者阅读时仿佛置身于生活现场，体

读《应许之地》，我读到了诗人的温柔和深情，更读到了诗人的焦虑、忧伤和孤独。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要寻求，哪怕骑着一匹空气之马。这或许是诗人吉狄马加通过这首长诗最想对我们说的话

“温柔”作为一种写作动力和创作姿态

托卡尔丘克谈论的文学当然也包括诗歌。对照之下，我们会发现，温柔这一关键词同样适用于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甚至可以说是吉狄马加诗歌创作的核心和本质。俄罗斯诗人叶甫图申科认为吉狄马加“是一位实践的理想主义者”，称赞他的诗歌“是拥抱一切的诗歌”，实际上也就是在赞赏吉狄马加内心的温柔，正是这种温柔促使他冲破各种藩篱，注重交流、汲取和融合；正是这种温柔让他尊重故土、尊重个体、尊重万事万物；正是这种温柔令他对家园的流失悲伤，对地球的过度开发担忧，对现代性对人性的吞噬愤懑；也正是这种温柔让他一次又一次陷入忧伤的思念：“当智慧的传诵敲击奥秘之门/还是火焰用辩词的方式告诉了大家/那些隐藏在语言中的非理性的巨砾。/不可计算的红色的辣椒，阿诺苏的家园！/你以刺人眼目的银幕的方式，在每一个外墙上/挂满了秋天旺季红色迷迭的组画。”

吉狄马加曾说过自己写诗的无数理由，其中有三条令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我写诗，是因为我在九岁时，由于不懂事打了我的妹妹，现在想起来还常常惭愧。”“我写诗，是因为我希望它具有舞人的感情和色彩，同时又希望它属于大家。”“我写诗，是因为对人类的理解不是一句空洞无物的话。它需要我们去拥抱和爱。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哪怕是对一个小小的部落作深刻的理解，它也是会有人类性的。对此我深信不疑。”在这样的理由中，我们分明能感受到温柔的存在。可见，温柔是吉狄马加诗歌写作最原始的动力。

在吉狄马加的其他近作中，这种“温柔”同样渗透于字里行间，并以各种方式呈现。吉狄马加欣赏并钦佩那些关注民众命运、追求自由平等、反对暴力战争的诗人。我不由想起吉狄马加的诗歌《这个世界的公民——写给杰克·赫希曼》。诗中，他赞美这位美国诗人有着血性和理想，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富有热情与感染力/并充满传奇的世界公民”。世界公民，是一种身份，一种意识，更是一种境界。实际上，优秀的诗人往往“既是民族之子，又是世界公民”。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世界公民是升华了的民族之子，是提升到崇高境界的民族之子，是既具有本土情怀又拥有宇宙意识的民族之子。这样的身份、意识和境界能让一位诗人摆脱狭隘、偏见和极端，变得更加宽阔、更加深刻、更具激情、理想和同情心。

因此，如果说托卡尔丘克是一位温柔的讲述者的话，我愿意将吉狄马加视为一名温柔的吟唱者。我曾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说过：“我向来对因特网时代、全球化时代保持高度的警惕。因特网时代，全球化时代，虽然多元，虽然丰富，虽然快捷和便利，但也混乱、无序，充满喧嚣和诱惑，充

当代社区生活空间的精神描摹

——评马笑泉长篇小说《日日新》

□ 晏杰雄 郑云龙

现了小说紧贴生活书写的美学观念。同时，小说也将社区单元内部的情感结构向外辐射，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描画了社区的情感联结之网，比如小说多次表现阮家的聂爱红将周家的梁春花“纳入新闻突击队”的亲昵意愿，以及多处字里行间中展露她对周家媳妇刘冰的关心之情。固然，聂爱红的“社牛”式性格本身也是“双刃剑”，在某些场合表现出的“八卦”心理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但这也让小说的社区生活刻画更具有真实感。可以说，小说生动揭示了社区人与人之间精神磨合的深入进程。在这深入的通道中，人情之暖与角斗之痛并存，展现了通向更美好的社区生活途中的各色风景。

二是乡土精神基因的社区生活“移植”。作为一部为城市社区画像的小说，小说的起笔是颇有意味的。作者并未从城市社区中比较习见的画面入手，而是从梁春花富于乡土味的捡垃圾行为与她从乡下带来的通体发黄的竹椅起笔，从周建成与刘冰对梁春花“土味”的不满展开叙述，特意将乡土性的内容直接展露于城市社区之场。这种与城市社区生活不协调的开场安排可以说是作者有预备的精心营构，某种程度上可看成作者特意对社区生活空间的精神描摹的暗线，即在当代社区生活场域中，乡土精神



满悖谬，容易让人晕眩，也容易使人迷失，忘记自己的根本。”实际上，《应许之地》最主要的诗歌目标便是对片面追求现代性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批判。诗人注意到，当今时代，“那些传统的游子，为时下的生存/已遗忘了词根所积蓄的全部意义。/房间里没有火塘的位置，微弱的火/只呈现于年老者渐渐风化的记忆。”正因如此，他要通过诗歌不断唤醒记忆，点亮记忆，用记忆之光映照现在和未来。但记忆之光足够明亮吗？记忆之光究竟还能维持多久？想到这些问题，诗人常常陷入沉默。而这种沉默，“是自我献给传统的沉默，不属于任何一种语言”。

骑着空气之马也要执着寻求

长诗《应许之地》整体上具有挽歌气质，表达出某种普遍的忧虑和反思，因为回家的路已经受阻，过去的路已经消隐：“那不是回家的路，过去的小路/已隐没于漂泊者的颅底，再没有/吹竖笛的儿童在山岗上挥手，/他羊群的踪影早已消失于昨天。/峡谷的倒影投向断裂的天空。/河流被切成数字的香肠。世界的同一性。/让七月发怒的暴雨以反复无常的/恸哭，向两岸喘息的面孔咆哮。”读这首长诗时，我会不断地想到艾略特的《荒原》《空心人》《四个四重奏》等长诗，我不禁想到了罗马尼亚女诗人安娜·布兰迪亚娜的短诗《一匹年轻的马》：“我始终不清楚自己身处什么世界。/我骑上一匹年轻的马，它同我一样欢快。/奔驰中，我感觉到它的腿肚间/那颗热烈跳动的心。/我的心也在奔驰中热烈跳动，不知疲倦，/丝毫也没有注意到，不知不觉中/我的马鞍只支撑在/马的骨骼上，/急速中，那匹马早已解体，挥发，/而我继续骑着/一匹空气之马，/在一个并不属于我的世纪里。”

过于的急速，灵魂已跟不上当代社会的节奏，灵魂也许已落在了“应许之地”。诗人梦想中的应许之地同家园和往昔紧密相连，特别具体，且又富于诗意和寓意：“这是应许之地，它隐匿于宇宙的另一维度，/它并非现实的存在，对应于时间之河的/未知的没有名字的抽象的疆域。”

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中写道：“如果时间都永远是现在，/所有的时间都不能够得到拯救。”在此意义上，“应许之地”也许永远都难以找到，或者说，它只能存在于诗歌中，因为诗歌恰恰是调动回忆和想象的最有效的方式。

不得不承认，读《应许之地》，我读到了诗人的温柔和深情，更读到了诗人的焦虑、忧伤和孤独。“所谓孤独，其实就是寻求梦幻而得不到满足的饥渴。”日本小说家安部公房的这句话道出了无数当代人的心境。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要寻求，哪怕骑着一匹空气之马。这或许是诗人吉狄马加通过这首长诗最想对我们说的话。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世界文学》原主编)

■ 关注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2周年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发表10周年。两个关于文艺的重要讲话虽然相距72年，但精神内涵却是一脉相承的，都强调文艺与人民的紧密联系，即文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归于人民。最近在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联系中国石油文化工作的发展历程，深刻认识到，深刻的思想蕴含着真理和实践的力量。

石油行业和文学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石油工业在初创的艰苦岁月里，文学艺术没有缺席，而是有力地支持了石油大会战。这缘于石油界的第一代开拓者们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重视和远见卓识。特别是早期的领导焦力人，他早年和同学杜鹏程从陕西韩城奔赴延安，在文化沟结识了许多文化名家。他和康世恩来到玉门油田后，把当年同在延安的季季、李若冰、徐迟等接到玉门挂职深入生活。他到大庆油田担任副总指挥后，又把刘白羽、孙维世、魏钢焰、张天民等邀请到大庆深入生活。这些著名作家到石油一线深入生活，先后创作出了《玉门诗抄》《柴达木手记》《祁连山下》《王进喜的故事》，以及话剧《初升的太阳》、电影《创业》、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等文艺作品，在全国宣传了石油人的艰苦奋斗精神，有力地鼓舞和支持了石油大会战。

文化强，事业盛。石油行业老领导深知文化的力量，焦力人联合王涛、陈烈民、张丁华、赵宗耀、金钟超等同志，倡议设立了“中华铁人文学奖”。为了把铁人精神世代传承下去，用文学作品雕塑不朽的铁人精神，繁荣和发展石油文化创作，每五年在全国石油石化系统评选一次铁人文学奖。这个奖的设立和发展，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大力支持。

首届评奖于1999年进行。颁奖大会于1999年11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对新中国成立50年以来优秀石油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和作出杰出贡献的优秀作家给予了表彰。老作家张光年、刘白羽、张天民、魏巍、韶华、李若冰等获铁人文学荣誉奖；给已故作家季季、徐迟、杨朔、闻捷、魏钢焰、孙维世等追授了纪念奖；给贾平凹、吕雷、李唯、刘元举等作家颁发了“铁人文学奖”。这次评奖颁奖活动在全国文坛引起了较大反响。铁人文学奖设立26年来，成功举办过五届评奖颁奖盛典，共评出129部获奖作品，58名同志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个人荣誉奖”，另有124部作品获提名奖。编辑出版了四届获奖作品集8卷本，共计310多万字，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分别改编成电影、话剧、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段多次播出，并获得中宣部“五个工程”奖、电视飞天奖等多种大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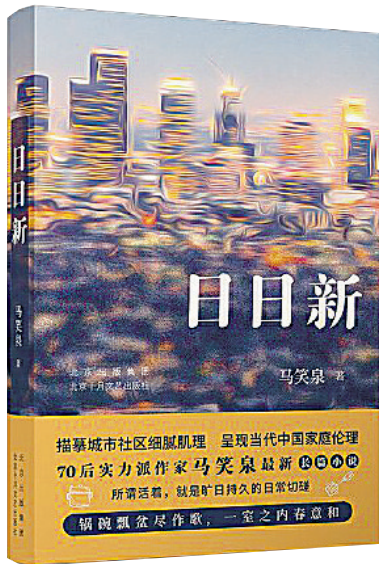
“中华铁人文学奖”是以弘扬铁人精神，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繁荣工业文学创作作为鲜明特色的文学奖项，表彰和奖励石油石化工业题材创作领域涌现出的优秀作家作品。该奖在全国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石油石化行业的一面文学旗帜，是传承铁人精神和促进石油文学大繁荣、大发展的文化工程。这个奖项的设立，除了鼓励石油石化系统的作家创作外，还吸引了全国更多的知名作家深入石油一线，创作出了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不仅充实和丰富了石油石化行业的企业文化，也为中国新时代新征程的文学创作起到了示范作用。

办好中华铁人文学奖，是石油石化能源战线推进文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到人民中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人民立言，为时代放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中华铁人文学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讴歌劳动、讴歌先进的文学奖。这个奖以铁人王进喜命名，关注现实人生、弘扬社会正能量、强调为劳动者写作。我们要以铁人精神办铁人文学奖，要增强传承铁人精神的责任感、使命感。大力弘扬石油精神、铁人精神，是推动石油工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以举办文学奖为契机，鼓励更多的人投身石油文学创作，凝聚全国石油人的精神力量，书写新时代石油人的新形象；站在全新的时代高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用不朽的铁人精神雕塑文学形象，讲好石油故事。

(作者系中国石油作协副主席、《石油文学》主编)

抒写石油工业发展的壮歌

□ 路小路



《日日新》马笑泉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二月

活空间的精神脉络。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箴言有着历久弥新的精神魅力。小说《日日新》将这句箴言置于社区生活空间场域中进行当代性书写，隐喻作者对其精神力量在现实大地上茁壮成长的渴盼。可以说，对古典传统的承继、乡土文明的守望、社区生活的观照构成了小说三条并行并立的文脉，而无论是其中哪一条文脉，都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历史当中，体现了当下的中国精神，在此基础上，小说为当代社区生活勾勒了美好的精神蓝图，呈现了质朴而高尚的人文关怀。

(晏杰雄系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郑云龙系中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